

焦祖尧文集

8

散文卷

焦祖尧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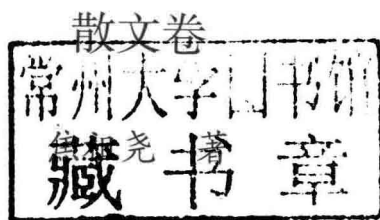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

焦祖尧文集

8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祖尧文集·散文卷/焦祖尧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378-4123-8

I. ①焦… II. ①焦…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172 号

书 名	焦祖尧文集·散文卷
著 者	焦祖尧
责任编辑	史晋鸿 马 峻 陈学清
装帧设计	翰正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总 字 数	3278 千字
总 印 张	123.7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123-8
总 定 价	480.00 元 (全 9 卷)



2002 年

清平乐

弹琴人去，何觅钟君处？最是
难得一相知，携手人生世路。
昨夜梦断沧浪，难尽一曲衷肠，
醒见斗星当窗，皓月满地似霜。

七律

飘然黄叶又西风，落木萧萧霜正浓。
思念岂分寒与暑，梦魂曾得别？
挑灯长夜勤万卷，握管平生动五中。
发愤从来时不择，孜孜春夏接秋冬。

作者怀友诗词两首



1979 年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右一冈夫,右二成一)



1999 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左为油画家詹建俊,右为作曲家傅庚辰)



1997 年与王茂林(中)、谭谈(右)在长沙毛泽东文学院成立大会上



2004 年与郑伯农、王巨才在山西孝义马烽纪念馆论证会议上



1987 年参加中共十三大



2001 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开会期间



2011 年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团

目 录

CONTENTS

一辑 那人

寻觅·····	003
胸襟·····	010
牡丹之歌·····	023
生命之源·····	027
云冈一少年·····	037
我见到的李海仓·····	043
家在攀枝花·····	047
偃桥人·····	053
对一个城市和一位老人的祝福·····	060
太行山的形象·····	064
长风过玉树·····	067

二辑 那事

说汾酒·····	073
平塘的绿·····	084

应该“万岁”的精神·····	089
见证岁月·····	098
温暖的小峪·····	103
海瑞墓前·····	108
不朽的证明·····	111
看绵山去·····	114
关于黎城·····	117
“无穷动”·····	120
随感一则·····	124
伸出你温暖的手·····	127

三辑 履痕

头发·····	133
少年履痕·····	137
云中记事·····	140
不仅仅是怀念·····	154
采撷美的浪花·····	161
坍塌·····	164
回高山·····	169
感谢生活(一)·····	181
感谢生活(二)·····	184
从“牛棚”到田野·····	189

四辑 思念

虎头山上的思念·····	223
一个纯粹的人走了·····	228
执着于生活的真诚·····	244

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	250
风范长存·····	253
故人风雨·····	258
有关两个人的几件事·····	272
他永远在朋友的记忆中·····	283

五辑 远方

永远的俄罗斯·····	293
也算是一条规律·····	359
遥远的美丽·····	363
徜徉在鲜花和友谊的海洋·····	402
花环缀起的记忆·····	428
忆屏开·····	439

一辑 那人

寻 觅

刘瑞泉一开门就被顾客包围了：“师傅，我第一个！”“我先来的！”“我来得更早！”“别吵别吵，咱们排队好不好！”

人群外边站着个姑娘，衣冠不整，面容憔悴，眼里闪着泪光。刘瑞泉注意到了，拨开人群走过去：“你来照相？”姑娘摇摇头，又点点头：“师傅，我爹快不行了！”“什么？”“他从来没照过彩照，临死前想照上一张。我跑了好多照相馆，一听我爹得的是结肠癌，又在农村，出高价也不去。我爹死前这点要求，做子女的也满足不了，我们会一辈子心里难受。师傅，求求你……”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高庄说不远也不近。刘瑞泉背上照相机，骑着车子上了路。买卖误了是小事，只是有些对不起远道而来的顾客；但他们有的是时间，老汉在世上的时间却不多了。

为什么要停薪留职来搞照相这行当？不是希望自己对别人能多点用处吗？现在，一个将死的老人需要他，说明他并不仅仅对那些活蹦乱跳的人有用。

刚到而立之年，走进社会却已经十五年了。先在大同矿务局机修厂子弟学校当代课教员，教音乐，每月挣十五块钱，并不嫌少；转正后挣三十六元，可以用来买书的钱多了，自然高兴。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1976年暑假他自己掏钱到沈阳音乐学院找一位老师学和声，学作曲。先到天津，因为爷爷在那儿；从天津买了船票准备经大连去

沈阳。五等舱，坐船比坐火车便宜。7月29日的船票，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船不开了，怕海啸，只能又到北京，经承德去沈阳。火车严重超员，又没水；因为是临时加车，开开停停。他带了块塑料布，躺在座位底下。没有手表，也不知火车走了多长时间才到沈阳。老师知道他是如此这般来求学的，大受感动，悉心教他……

他是很想教好书的。全省中小学教师教材教学法考试，矿务局几十所学校中他名列第一。但他总觉得浑身憋着的劲儿没法施展，真想爬到七峰山顶上去大声呼喊。他希望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他会修理乐器，会调试钢琴，会修理无线电，还会照相……



小时候就爱玩照相机。家里有一台582型相机子，是那种镜头取下来能作放大机镜头用的。假期里他曾背着它下乡给农民照相。他不收钱，他们留他吃饭，或者塞给他几个鸡蛋什么的。他们欣赏自己照片的那种高兴劲儿，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偏远的山庄窝铺，许多人一辈子没照过相。他们需要他，真心真意为他们服务，他会有口饭吃的。他还想搞彩照，口泉矿区方圆四公里，居住着六万多人，没有一家搞彩色照相的；人们进城照一次相，往返几十里，取照片时又得往返几十里。

他决定停薪留职，一个人到社会中去闯荡。

遭到反对是可以想象的。父亲说他疯了，祖祖辈辈精神都很正常，怎么到他身上成了例外？声言要和他断绝关系。妻子也反对他，他们已经有了孩子，对她和孩子这么不负责任，有什么资格当丈夫和爸爸？没有人支持他，除了自己支持自己。他内心的躁动不安没人能够理解。虽然报刊上和报告中都说要打破铁饭碗，人们对铁饭碗还是求之不得。支持他的只有国家的政策，他的申请报告被批准了。他在停薪留职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在遏抑不住的兴奋中，跑到工商局去领营业执照，又到税务局去办税务登记。第二天，他就骑上“嘉陵”，带了十几斤烤熟的红薯出发了。他一口气奔到内蒙古，过了集宁，到了土牧尔台。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大概是向往草原上那脱缰

的骏马恣意奋蹄驰骋的雄姿吧！他很快冷静下来了，第二天就返回山西，在云冈石窟北边的上深涧住了三天。那里正在演戏，每天人山人海。他开始忙着给人们照相。四寸两张只收一元钱，照相馆的明码价格是一元九。他带了显影液和放大设备，还给姑娘们的照片着色上彩。他在那儿大受欢迎，喇叭上成天帮他叫喊，生意兴隆得不得了。他白天照，晚上连夜冲洗、放大、烘干、裁边。他有的是精力。三天居然挣了二百多元！他信心大增，决心买个好照相机，搞点像样的作品。

他从银行贷了两千元，向亲朋借了两千元，加上自己积攒的两千元，把这些钱缝在口袋里，直奔广州。他带了干粮，带了酱菜，带了块塑料布，又钻进火车座位底下。一米八的个子，在当今姑娘们心目中是理想的男子汉身高；他却因此而路上大吃苦头，醒时蜷缩着当然就难受；睡着了脚伸出来难免不叫人踩，踩了也只能“免开尊口”，铁路上没说座位底下可以睡觉。到广州时他已啃完了干粮，吃光了酱菜，也睡足了觉，下车时精神焕发，要办的事很多，在广州不可能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满世界跑着去买照相机，又把照好的几个彩卷去冲扩。原来人家是把彩卷送到香港去冲洗扩印的，自然要等一等啦。“师傅，来一支！”递过烟去。他来广州的目的之一就想多获得点信息。那人接过烟，一看牌子，“红塔山”，虽然不是英国的“三个五”，也是国内名烟。打火机“嚓”地打着，给点上。嘴巴和鼻子里徐徐喷出的烟雾，自然而然地把话带了出来：“我姑父在香港，干的就是这个。国外化妆彩照很时兴，内地还没有。老弟可以试试。我这里有服装，晚礼服、婚礼服、各式时装……”

他带着大包小包离开广州，服装和化妆品买了不少，只是没买那家的反光伞。那玩意儿自己能做。广州自动伞才六元六角一把，他买了三把，回来涂上银粉，一样使唤。

回来就把自己盖的放置杂物的小房腾了出来，开始照化妆头像的彩色照片。声明先不收钱，照出来再说。照了三个卷，跑到北京去扩

印。同行们表示惊讶,说北京也只给演员名流照头像彩照,他这么干在北方还是第一家。照片拿回来一看,顾客都十分满意。他的名声一下子出去了。

他却并不满意,觉得自己拍摄的人像画面平淡,层次太少,立体感不强,光比掌握不准,有时出现刺目的光斑。他跑到上海去了,跑到天津去了,当然北京跑得最多。好学的虔诚总能打动别人,他每次出去都有收获。

被他打动最多的还是顾客。开张不久,一位女顾客来照全身像。他把长焦距镜头取下,到里屋去换标准镜头,不小心把相机架子碰倒,相机摔坏了,照了二十多张的底片都跑了光。那架相机八百多元呢!贷款还没有还,哪来钱再买新的?他却想在当天晚上就去北京。邻居亲朋给他凑钱,那位顾客不知为啥就是待着不走。他笑着对她说:“真对不起,等我买回照相机,请你再来一次,一定给你照好。”她却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元钱掏出来:“买张火车票吧,你是为了我才……”

他当晚就动身上北京。买了架“亚西卡”,又买了三十个“柯达”彩卷。彩卷包装上注明的有效期还有一年,回来一用,洗出的照片颜色不正。他怀疑是洗得不好,又到北京中国照相馆去洗,洗出来效果仍然如此。原来胶卷是在超过规定温度范围内保存过后来又受了潮的,这样的照片,也许别的照相馆可以向顾客交代,他却按地址通知他们来重照,不想重照的可以退钱。三十个彩卷加上冲洗,光这一项就赔了一千多元。他的小本买卖经得起这样折腾吗?怎么接二连三倒霉呢!

刘瑞泉的信誉却在这倒霉之中建立起来了。人们只是弄不明白,他这个个体户不唯钱是图,到底还图点什么呢?

一天上午,下着小雨,刚开门,就进来二十郎当岁的一男一女。“我们要照相。”“请吧。”“我们出高价钱。”“价格有规定。”“我们愿意多给你。”“你们多给我也不能多收。”“不是开玩笑,照一张给你三十元。”他奇怪了,这是什么主儿?他问:“你们要照什么相?”“给我们照一张彩色的裸体相。”“不行!”“我们是搞美术的,用相片做模特

儿。”“搞美术的也不行！”小伙子大惑不解：“师傅，你有钱不赚，开这个铺子干什么？”他笑笑说：“赚这样的钱，我心里觉得不干净。你们不是搞什么美术的……”

送钱上门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青年男女。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有个神秘的顾客突然光临，自称是“佛门弟子”，拿出一张九华山地藏菩萨的彩色照片，要他翻拍扩印，洗一百张，说是分发给佛教信徒。宗教信仰自由，他似乎觉得不该拒绝。没想到这人又改变了主意：“七寸的给我扩印二百五十张，五寸的扩印四百张，行不行？”他愣住了，问：“这是拿去卖钱的吧？”“实不相瞒，这东西在偏远地方，能卖大价钱；你给咱印，赚了钱，咱俩这个分成！”神秘顾客捏着手指表示分成比例。

刘瑞泉撵走了“佛门弟子”。没过几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又有人敲门。莫非还是那个神秘的家伙！“是谁？”外边就是不吭声。深更半夜，不明不白的人进来把相机抢走怎么办？门里门外相持了几分钟。外边急啦，说：“求你来了，师傅！我弟弟招工要照片，明天报名就截止。”他赶快开门，问他为啥不肯说明来意。对方说时间太晚了，怕他不给照，他哭笑不得。马上动手照，马上配显影液，马上冲底片，印相，晾干，干完已经凌晨四点多。“师傅，你一夜没睡，帮了大忙，给你五元不多。”黑白片，工作照，每份还是照例收三角八分。这不够成本：一袋显影粉二角六分，一袋定影粉二角，加上底片、相纸，照多了集中冲洗，也只能得蝇头微利。

对一个待业青年来说，招工无论如何是件大事。什么叫急人所急！有个从包头来的年轻人叫葛福华，在附近的煤气站工地当架子工，工余经常到他那儿泡着，帮他抬抬布景什么的。“刘师傅，你摸摸我心口！”刘瑞泉一摸，奇怪，心不是有节奏的起伏。原来他有风湿性心脏病，当架子工当然不合适。他父亲是个退休工人，也束手无策。葛福华说他喜爱照相，刘瑞泉决心教他，手把手地教。后来索性吃住都包了，前后有三个多月，分文不取。还陪葛福华去了趟北京，借给他一千多元钱买服装和布景，两人的差旅费都由刘瑞泉掏。去年春节，葛